

# 我终于把几年来的心里话告诉了左堤(完)

青春励志

李师江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中文系在校学生我——师江，爱上女生左堤，被外校开除而投宿他寝室的铁哥们凯子愿意帮我牵线，结果我发现凯子与左堤相恋，我与左堤、凯子反目。后左堤被凯子所伤害，寻求自杀未果，我终于有机会向左堤表达真爱，却发现左堤爱上了老师。我在痛苦中自卑，主动退缩，在毕业之夜，才知道事情出乎意料……

小说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活为背景，对大学生活到大学体制以及大学生心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剖析。

## 上期回顾

凯子另结新欢了，我和他打了一架。左堤重回学校后，变得出奇的乐观，除了手腕上一条蚯蚓一样的疤痕，好似没发生过任何事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开始主动追求左堤，并且去了一趟她的老家。

左堤一直劝我回去。我舍不得走，觉得没办成一点事。“你到底要怎样才回去。”左堤发出通牒。

“其实，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但又不适合在医院说。”于是左堤决定抽出时间陪我聊天。地点选择在江边，我经常画画的地方，那一天我没带白纸和笔。

“哎，有时候你真奇怪。你呆在这边做什么呢？”左堤问。

“你看，那块江心洲，像不像一条鳄鱼？雾中的船只，你不觉得很神秘吗？还有那两棵树，像不像两个老太太面对面聊天呢？这些我都画过。另外，我还画了个人，你猜是谁？”和左堤挨着坐在石堤上，周围一个人也不认识，无拘无束，我变成一个话唠。

“谁呀，我怎么猜得出来？”

“就是你。我照着记忆画，老是画不像，简直折磨死人。”

“在哪里，我看看。”

“画得不好，不能看，等有一天能画出蒙娜丽莎的水准，才能看。”

“你要练成达芬奇的水平，那可不简单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他是个怪才，画画儿出神入化，还能做飞机，搞各种机械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意大利人炮制出来的全才。不过说实话，我真没看出蒙娜丽莎漂亮在哪里，我倒觉得他的《最后的晚餐》比较耐看。”

“看来你对绘画确实很着迷，应该学美术去。”

“嗨，别提了，大一时我不是选修了国画吗，每周一下午从北校往本部跑，上两节课，可是老师只爱指点女生，对我的请教很是冷淡，我觉得伤了自尊，就鄙视他，后来想还是自学吧。不过达芬奇的画太过古典，趣味上我未必跟他投缘。”

我趁机摆弄自己有限的美术知识。像聊诸如此类的话题，我可以三

天三夜都不厌倦，好像我跟那些艺术家是邻居。接着我又跟左堤提起小时候我对美术的痴迷，但老师不让我去考美院，认为只有文化课不行了，才能想那辙。左堤耐心地听，似乎对这个话题还不那么讨厌。

“这么说来，还是普通人做好朋友。”左堤道。“那也未必，宿舍里一个个够普通的，可我一个也没交成好朋友。”

确实，我跟同学的关系淡淡的，没有特别深入的。这是为什么，我不明白。“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呢，只能说明你自己不够真诚，没有交心的朋友。”左堤推断道。“那也不是，我跟凯子……”我最后两个字吐出来，才发现我不应该在左堤面前提起，“对不起。”“哦，没关系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”

左堤相当淡定，真的激发起我的某种好奇心。

“难道我提起他的时候，对你一点刺激都没有？”“都过去了。”“可是，你差点为他而死，想到这个我就恨不得揍他一顿。”“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，我总不能活在过去的阴影中。”

我本想把凯子道歉的话转达给左堤，想想又算了，这种道歉虚弱而无用，就像路人的客套问候。

“我说的事真的对你没有刺激？”“你那么喜欢提他吗？”

“其实是这样，以前有一些事，像个谜埋在心里，只是涉及到他，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出来。”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说吧。我信教了，也明白了很多事，一般的事情倒也不会太触动我。”“但我想可能会刺激你，如果你不愿意听，就让我打住好吗？”

“听起来像一个秘密，你说吧，不说倒是让我有好奇心了。”“嗯，那我从头开始吧。凯子最初接触你的时候，

提到过我吗？”

“当然，他说是你朋友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和他聊上呢？”

“我是说，他提过我喜欢你吗？”

“啊，这，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哦，那就是说，谎言从头就开始了。那我就当成一个故事讲起吧。最早的时候，是我喜欢你的。你知道我这个人，自闭、胆怯，逃课之类的事敢干，跟老师理论的事也敢干，但爱上一个女生，就不敢表达了。凯子知道了我的心思，就给我打包票，替我去跟你牵线。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是圣手，信任他，供他吃供他喝，全指着他。大概，自始至终，他从未转达过我对你的喜爱吧？”

我盯着左堤的眼睛，清澈、浑圆。我的眼里滚动着爱意。我既是讲故事，其实也是在向左堤表达爱，天哪，我从来没有把一个故事处理得如此巧妙。

“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真的记不得他有没有转达。唉，你真幼稚，这样的事也让别人帮忙。”“真是无话可说。还有呢，暑假他来乐山看你，一起旅游，我把自己兜里的钱全给了他，他告诉我考察三峡的，我还等着他回三峡大坝到底靠不靠谱呢……”

“别说了……”

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，我们毕业的日子也随之临近。论文结束后，我们就没什么事了。大学四年就算结束，只等拿到证书，就可以滚蛋了。

我心中突然恐慌起来。倘若有人问我：“你大学四年在学校里到底学了什么？”我还真回答不出来。甚至，我连某些附庸风雅的人都不如，至少他们还会背唐诗三百首，还会在言语之间串些古诗，我可没有一门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的学问。我记性又差，四年里真正学到又能自如地从嘴里吐出来的，无非是几句京骂。

# 一个杀气凌厉的日本军曹打倒了长毛(2)

惊悚悬疑

南派三叔 乾坤 著  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六十年前，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，五万英灵长存边陲，胡康河谷尸首如山，那片土著口中的魔鬼居住地无人再敢接近。

只在隔年，一个绝密指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，一支特别分队不容打探、不容质疑、绝对服从，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。他们要去寻找什么？那片看似平常的丛林诱惑着他们、捕猎着他们？当他们历尽九死一生，所有行动推进到终点、真相揭晓的那一刹那，他们愕然发现，此前遭遇的种种震惊竟如此不值一提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我们找到的盒子时断时续地发出怪声，而且每次发出声音时树林里都会出现很大动静。队长要我们继续寻找刀子，但长毛不答应了，赵半括也想掉头回去，两对人分道扬镳。

然后就见长毛从草丛里拿出一个黑黑的东西，扔到一边，接着没再动手，摇摇头慢慢退了回来，指着那根金属丝道：“这边都是雷子，咱们还是绕吧。前头多半有鬼子的窝。”

在长毛的带领下他们开始绕路，果然没多久，在密集的树木植物中，赵半括远远就看到了几座用简陋建筑搭建起来的鬼子营地。他们当然不会去招惹，一小时后，感觉已经彻底远离了危险才算松了口气，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。赵半括坐下后想找长毛商量一下回程的路线问题，但却发现长毛的脸上突然多出了一层黑影，这让他有些奇怪，天并不晚，这么大片

的影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愣了愣忽然明白了，猛一抬头，就发现一个东西正高高地挂在他们头顶的树上。他立即招呼长毛看，长毛一看就惊讶道：“怎么那么多绳子？难道是降落伞？”

一听是降落伞，赵半括一下兴奋起来，因为那代表着这附近可能有空投的物资。随即两个人打开手电就在降落伞底下找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居然在前面树上又看到同样的一个降落伞。两个人的希望升腾起来，一丛乱草下，露出了一个军用望远镜。那东西让长毛很兴奋，但拿到手上摆弄时面色突然变了：“这个，他妈的不是四眼的东西吗？”

难道四眼也跟他们一样，半道溜号了？但那明显不可能！带着疑惑，赵半括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，用枪在周围仔细划拉着，发现了一个小水坑，跟着从里面摸出了一个军用水壶。赵半括拿起它，立即就发现水壶的底部有个洞，从形状看竟然是个弹孔！他手一僵，忍不住道：“四眼遇到鬼子了？”长毛却看得仔细，指着水壶上的红十字说道：“操，这是老草包的

水壶。赵半括把枪竖了起来，再一听那爆炸声传来的方向，一下就有有些吃惊——那个位置，不正是鬼子的军营吗？那边发生了什么？赵半括脑中一片混乱，长毛这次却比他索要多，没说话就已经拉着他开始了急行军。随着距离的接近，赵半括放慢了脚步，打算招呼长毛先在外围观察观察再说。还没开口，身前的长毛突然说了句“那不是老草包吗？”扯过他又开始猛跑。

赵半括抬头，一下就发现五六百米的方有一个弯腰奔跑的影子，衣服是灰白色的。果然是老草包！赵半括很吃惊，叫了一声，但军医却不停下来，反而感觉跑得更快了。长毛惊讶地骂道：“那龟儿子怎么像在逃？”

两个人追过去，长毛跟到附近一个鱼跃把军医扑倒在地，军医却立即挣扎起来，竟然和长毛扭打在了一起。赵半括看得一愣，忙扯开两个人，一下发现那个人竟然不是军医，而是阮灵！阮灵眼神直勾勾的，看着他们什么话也不说。长毛无奈地说道：“她是受了什么刺激，会不会是队长他们去换小刀子，然后把她留下，后来她跑掉了？”

赵半括摇摇头道：“她不会跑的，她一个人肯定走不出去。”赵半括心中一动，有个答案浮现出来，迟疑道：“难道是那鬼东西来了？”长毛看着前头，说道：“很有可能。”

正说着，轰隆隆的爆炸声响了起来，好像就在不远的地方。阮灵“啊”地惊叫了一声，站起来惊慌地说道：“他们出事了！”说完拔腿就跑。

赵半括心里一惊，和长毛对视一眼，三两步追了上去。跑了几十步，拦住了阮灵，两个挟裹着一个往爆炸的方向跑。几百米外的树林里，弥漫着浓重的黑烟，跑了没多久，两个简易的机枪碉堡和掉落的膏药旗就进入了视线里。

赵半括吸了口气，举着枪朝碉堡走过去，眼前出现的一切让他们大吃一惊，营地似乎被什么东西袭击了，营房倒塌破烂，营地里的树也都断裂得到处都是，一些鬼子显然来不及躲避就直接被压死在里面，裂口处都露出身体。地面的泥土都被翻了出来，印着古怪凌乱的痕迹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大军袭击？为什么阮灵会说他们出事了？

看到前面不远处有营地工事，似乎是鬼子的指挥部，或许会有什么机密文件，他们就朝那边移了过去。很快两人接近了那个最大的废墟，长毛忽然叫了一声直接冲了出去，低身从几具尸体旁边拿起一个东西，朝赵半括叫道：“菜头，盒子在这里！”

赵半括抬眼看到了那个黑黢黢的盒子，心里一震。为什么它会掉在这里？廖国仁呢？对于他来说盒子是至关重要的，难道他已经用盒子换回了小刀子然后撤了？赵半括心烦意乱地走过去把盒子拿过来，扯出一块烂衣服包起来放在了背包里，心想不管怎么说，这东西肯定有用，先收好再说。

刚弄好，右边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咳嗽，他心里一动，下意识叫了声

恐慌之下，我只好到图书馆，找了一套经典学术来看看，希望将来单位问起的时候，自己有一技之长，可以回答：嘿，这就是我在大学里学到的，怎么样，应付得过去吧！

在图书馆里看了几天，想记住的东西又记不住，又有索然无味之感。厌倦之时，又想，罢了罢了，就算四年在这里白费工夫，骗得一份职业而已。自己本来就是不学无术之辈，混世之徒，世人要怎么看亦不是我能左右的。如要我将看成是饱学之士，那是他自己的走眼；如要我将当成沽名钓誉者，我也不以为耻。如果有人看穿，讽刺道：“你这样的人，只会丢你百年名校的脸。”我也无法，只好宣称我是学校里最次的一个。任何地方都有一些败坏门风的人，大可不必奇怪。

这么一想，我就把负担全甩掉了，开始一月一意地喝酒了。

六月的天气，燥热。分别在即，中文系的男女生之间，出现前所未有的团结，夜晚，大伙聚在乐群餐厅前的草地上喝酒，倾诉衷肠。每天如此，日复一日。

趁着临别的酒意，我在草地上把不认识 and 没说过话的女同学都认识了一遍。男女生围坐一个圈子，唱歌，玩些小节目，我乘着醉意，把“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”唱了好多遍。唱到后半夜，保安就来赶人，说我们歌声难听，影响别人休息。我们没有尽兴，不走，吓唬道：“我们是毕业生，逼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，信不信我们把学校砸了走人？”保安答应再给我们半个小时。

直到现在，我也不知道左堤到底分配到何处。知道它干吗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想留个开放式的结尾，这是对遗憾的一种美学上的弥补，不知道读者朋友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？

队长，扭头看去，映入他眼帘的，却是一张满脸是血的脸。

“砰！”长毛先发制人，抬手就是一枪，子弹擦着鬼子的身体打进地里，鬼子一个侧翻，倒地后努力想爬起来，长毛跟上去就是一脚，赵半括立即把枪对了过去。再一看那鬼子的袖子和领口别着两颗星，还他娘的是个上尉！

长毛一看是个官，立即又是一脚，赵半括赶忙阻止，然后看了看四周，也没看到其他活动的人，心说这上尉搞不好是唯一的活口。想着就把枪一抬，把落在后头的阮灵拉了回来，让她用日本话问问军营里发生了什么事。

阮灵看样子比原先清醒了些，走过来看着日军上尉，眼神奇怪地停了几秒，然后问了些话，上尉并不太理睬，说了半天才慢慢地回一句。赵半括听不懂，刚想问这两个人说了什么，突然见废墟后头闪出一道黄影，一下就抢到长毛身后，一双大手在半空中就朝他的脖子钳了上去。

那黄影放倒长毛后立即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提起来挡在身前。而赵半括根本就没反应过来，只得下意识地掉转枪口指向那人，这时他才看清那黄影是个鬼子军曹。个子很高，手里没枪，但满身的杀气非常凌厉。赵半括脑袋乱了。正焦躁着，忽然瞥见那个日军上尉有气无力地靠坐在那里，再看那军曹的眼神不时地朝他看，不由得心里一动，猛然枪口一转对准上尉，对着阮灵大叫：“让他站住，不然我就把上尉干掉。”

这是一步被逼无奈的险棋，但立即军曹就犹豫了一下，过了几秒，看到赵半括没动，终于朝后退了几步。赵半括这才暗暗松了口气，知道自己这一步走对了。但随后两个人却都没动，成了一种对峙状态，四周寂静无比，赵半括不动，鬼子也不动，几分钟后，一个声音突然打破了这种僵局。